

盧瑋鑾

《香港身世——文字本拼圖》序

楊國雄先生這本書應該早就出版了，我要說的話也早就該說了。

話從七十年代末說起。我這個對香港文學一無所知的摸索者，走進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和孔安道紀念圖書館，一入香港文學研究之門深似海，沉迷不醒，在無邊的資料文獻深海中，一浸三十多年。

在歷來忽視歷史的香港，在貴遠賤近的研究心態下，香港文學資料，大抵沒有任何收藏價值。正因此，我深深感謝香港大學圖書館早年負責人的先知灼見。圖書館的藏品，並不是一時間用金錢可以買得到，必須歷史時間的積久力深，守護者的懂行與用心，才積聚起來。

七十年代，我去看書時節，正值楊國雄先生掌管孔安道紀念圖書館，和他交往也正在此時。他給我最深印象，是他不多言，但言必及義。最重要的是他求「材」心之切、情之懇。那時候，散落在坊間的香港舊書刊已經不多，可是珍存於愛書藏書人家中的好東西還有不少。楊先生努力尋求渠道，抱著求經問道的精神與長輩交往。其中吳灞陵先生藏書的整批購存，填補了二三十年代香港文化狀況缺口，是個顯著例子。其他零散書報的爭取館藏，更用力極勤。在他的精細分類與安排下，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有關香港文化的藏書，日漸增多。對於研究者來說，這是不可缺少也極其難得的助力。

八十年代開始，儘管香港身世已提到中英談判桌上來討論，但有關香港的過去，仍是一片朦朧。有些外地人如遇春江水暖，紛紛投身香江研究場域游弋浮沉。資料文獻沒掌握好，所知不多，套些二三手史料，加上自我聯想估計，遂作出不必求證的大膽結論。當時，我們一小撮人，看到這種亂描浮繪，實在憂心忡忡。1986年9月11日，以劉以鬯先生為首，聯同了黃繼持、杜漸、黃俊東、也斯、古蒼梧、楊國雄、馮偉才諸位，我當個小秘書，成立了「香港文學研究會」，目的只想自己動手落實做點紮實功夫。我們基於關懷香港文學身世，希望從個人記憶與認識範疇做起，先留下一點一滴文字記錄。可惜，當時大家工作都很忙，斷斷續續寫了些文章，參予些訪問，卻成

■ 城市文藝

不了系統。曾想把這些資料整理出版，排版好了，竟找不到出版社承接出版責任，因為那時候，本土研究還不成氣候，香港論述，還沒有進入出版界的視野。

楊先生身在圖書館，天天跟許多珍本打交道，可說近水樓台，對書刊既深知又有感情，就所見材料，先後寫成很具參考價值文章。

那些文章散見於雜誌中，未必人人讀到，特別在外地的研究者更易錯過，不知多少次我勸他出版成書，以便流傳，他卻遲遲沒反應。等到他離開香港大學圖書館，移民加拿大，我更牽掛他出書的事，因為香港資料研究隊伍中，他屬先頭部隊，而目前香港研究已成熱潮，在芸芸書冊中，不應獨缺了他的著作。每逢他返港見面，我都提及此事，香港回歸十年後，他終於肯把書出成了。

當年，他對館藏的閱讀，並不限於文學部份，觸及面很廣，尤其早年香港社會實況的文字紀錄，經他的介紹，大概能令昧於歷史身世的香港人有了些初步拼圖印象。我並沒有問過他，在浩如煙海的眾多珍本中，憑什麼標準去選取他的書寫對象。從今回出書，他把內容分作三輯，我相信內裡自有深意存焉。在第一輯裡，先就追查香港身世朦朧，介紹第一部有關專書：《香港雜記》。中港官方交往，早有先例，《香江酬酢集》一書，呈現了1936年粵港官員酬酢中，香港商人的參予情況，及中介地位重要性。至於工業、百貨商業、傳統宗教、奴婢賣身，在在充份描繪了香港社會的過去面相，好讓讀者以今之視昔，作一今昔對比，悟出香港的宿命來。第二輯講香港報紙歷史，點出本地社會文化倚賴此種媒體而廣傳，由來已

久。研究香港身世，在欠缺系統歷史書寫的情況下，閱讀大量舊報，是可行的策略。第三輯雖然在眾多藏品中，只選取幾類作速寫，但已涵蓋了女性、工運、鄉族、教育、文藝五大項目。敘述社會特質，已見其大概了。

楊先生寫成的文章，距今已二十多年。歲月流逝，其間人事變遷，多出意表。香港身世研究，演成顯學。新「出土」的舊資料，也陸續在有心有力的研究者的掌握整理中，有個合理歸宿。楊先生這位先行者，當年對我們的啟迪，功不可沒。我對他的沉潛埋首為香港身世積學儲寶，表示衷心感謝。

2008元旦